



皮靴挂树上 叫来两民警

快报讯(记者 解璐)昨天凌晨,一对满身酒气的男女拨打110报警电话,把两名值班民警叫到现场,并且告诉民警,自己的鞋因为要“救”别人的鞋,被挂到树上了。这是咋回事呢?

记者到达中山北路的事发现场,一名年轻女子正坐在人行道上,一只脚穿着小皮靴,另一只脚只穿着袜子,而旁边一名年轻男子在跟民警争论不休。该男子醉醺醺地说,这名女子是他的妹妹。妹妹原本在这里等候16路公交车,一名陌生男子突然向他妹妹借了一只鞋子,想把自己挂在树上的鞋子给砸下来。“那个男人用我妹妹的鞋子把自己的鞋子砸下来之后,自己穿上鞋子就跑了,我妹妹的鞋子却挂在了树上。”男子说完指了指人行道上一棵梧桐的树冠。记者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,果然在距离地面五六米高度的树枝上悬挂着一只小皮靴。“妹妹没办法拿到鞋,所以打电话叫我过来,可我也没有办法。”但这对满身酒味的男女所说的话却不足以让民警信服,民警决定先带这对男女到派出所醒醒酒再说。

女孩不厚道 两偷老东家

快报讯(记者 顾元森)前晚7点多,一名19岁的女孩潜入一家豆浆店员工宿舍偷东西时,被当场抓获。这名陈姓女孩曾是该豆浆店的服务员,这次是她第二次进入宿舍偷窃。

当时,豆浆店内一名员工宋某因身体不舒服,正在宿舍里休息。陈某利用自己以前偷配的钥匙,进入宿舍,她先是偷了两部手机和两部MP3,之后她走到宋某的床前,摸黑拽住床上的衣服,哪知这一拽把宋某惊醒了,他一下子翻身起来,抓住了陈某,宋某开灯一看,小偷正是几个月前在豆浆店内打工的服务员。接到报警后,民警迅速赶到现场,并将陈某带至派出所。

陈某很快交代了自己偷盗的事实,但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,就在事发前一晚,该员工宿舍也发生过一次失窃,宿舍内3床棉被被盗。豆浆店老板调出监控录像,结果发现入室盗窃的正是陈某。

(颜先生爆料奖60元)

嫖娼想赖账 刀捅卖淫女

快报讯(通讯员 秋枫 记者 马乐乐)一男子嫖娼后拒付嫖资,还用刀将卖淫女捅成重伤。昨天,该男子被判有期徒刑6年,赔偿郑某1.7万余元。

去年9月5日晚上,24岁的无业男青年刘某在和燕路附近,搭识了卖淫女郑某。刘某于是将郑某带到自己租住在附近的简易房内,发生了性关系。事后,刘某在口袋里摸钱时无意中碰到了弹簧刀,临时改变了主意。他一手抓住郑某,另一手持刀架在对方脖子上,压低声音说:“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?你还敢跟我要钱?”郑某见状立即挣扎并尖叫呼救。刘某很害怕,使用刀对着其颈部、胸腹部连捅数刀。经诊断,郑某的伤情构成重伤。去年9月,警方在仙林地区抓获了躲藏的刘某。

只听见低沉的“轰隆”声,没有想象中的震耳欲聋,也没有飞沙走石,两秒钟不到,老铁心桥就倒了。记者问:“这就爆破完了?”“是啊,爆破成功!”爆破总指挥说。

老铁心桥:轻轻的我走了

昨天清晨6点,在雨花台区交通局和解放军工程学院的指挥下,南京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对老铁心桥进行了爆破,老桥的爆破前后只用了两秒钟,爆破之后,与之相隔3米的新桥就恢复了通车。



昨天凌晨,老铁心桥瞬间进入记忆 快报记者 施向辉 摄

爆破不用要求居民撤离

昨天凌晨4点多,雨花台区交通局、铁心桥街道以及负责爆破的相关工作人员就到达了现场,并对现场情况进行了勘察。记者到达现场时,老铁心桥的南北两端均用挡板隔起来,禁止车辆通过,而老桥的桥面早在一个月前就已经拆除,只剩下钢筋混凝土支架。

老铁心桥的北口两侧有多家商铺。铁心桥街道的负责人说,前天他们就以书面形式通知了附近居民老桥即将爆破的事情,让居民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。此次爆破采取定向上下爆破,采用的是民用炸药,威力不算太大。“30米才是一个警戒线,最近的居民要离桥得有七八十米,所以爆破不会对居民产生太大影响,不用要求居民撤离。”

老桥两端实行交通管制

离爆破还有半个小时的时候,现场只剩下交警、工程人员和记者。交警在老桥南北两端红绿灯处都设了卡,禁止车辆通行,工人又将旁边的新铁心桥两侧绑上竹排,以防爆破时炸药对新桥的破坏,原本车辆川流不息的新铁心桥也变得异常的宁静。

随后工程人员将1800个炸药包平均埋在了360个炮孔中,接着排放导爆线,长长的导爆线从老桥一直拖到路面上。工程人员还向记者出示了届时引发爆破的起爆器,起爆器是一个固定电话大小的盒子,盒子一侧还有一个把手,工作人员转动把手后,就有电火花产生,发出“啪啪”的清脆响声。解放军工程学院的技术指导顾教授介绍说,这个起爆器的电压大约是1650伏,电压从起爆器产生,通过导爆线传送,最后传到炸药包中,引发爆炸。

不到2秒老桥消失视野中

凌晨5点45分,爆破即将开始,工作人员命令记者撤到距离爆破地点两百米开外的河岸上。摄影记者刚想前移一些,就被工作人

员大声喝止住了:“那是谁?赶快走开!记者?记者也得撤离!”

5点58分,一切准备就绪,记者在安全地带看到,桥面上燃放起爆竹,绽放出五颜六色的光彩,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。工作人员说,这是爆破前的必要准备程序,是提醒大家爆破即将开始,也让人耳有个适应的过程。

6点整,“轰隆”,不到2秒,老桥的桥身塌落到河床里。“声音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大。”很多记者当即发出这样的感慨。“是不是还没炸完?”有记者问。“已经爆破成功,可以回到新桥上去了。”爆破总指挥、雨花台区交通局局长徐江华说。

王师傅的家离铁心桥只有一百多米,王师傅一家在五点多钟就醒了,“孩子跟着也醒了,后来就闹着不肯睡,大家都想听听这炸桥的声音。”爆破之后,王师傅似乎有些失望:“声音不大,就跟过年放的大炮仗一样。”当记者问他害不害怕,王师傅摆摆手说:“街道在前一天就通知过我们了,早就有了思想准备,所以不害怕。”

爆破结束后,河床上漂浮着好多钢筋混凝土块,新铁心桥又恢复了正常通行,两台挖掘机开到老桥的桥头和桥尾进行拆除。技术指导顾教授告诉记者,老桥爆破后落在河床中的混凝土将及时被清理走,不会对下游造成影响。

老桥原址将建新桥

据徐局长介绍,随着车辆的增多,老桥逐渐成为“危桥”。2005年与老桥相隔3米的新铁心桥竣工,但是新桥承载的车流量依然比较大。“因此老桥爆破后,雨花台区将在原址修建第二座新桥,与第一座新桥构成双向通行,缓解此地的交通压力。”

徐局长说,第二座新铁心桥的建设大约需要半年时间,建成后缓解宁丹路的交通状况,更好地解决铁心桥地区居民的出行难问题,更有利于铁心桥地区的发展。

快报记者 解璐

打开尘封的记忆

桥名为纪念“铁心”英雄

随着“嘭”的一声,老铁心桥瞬间消失了,不过铁心桥的故事,却流传在每一个市民的心中,童叟皆知。

记者走在街头,随便拉了一个小朋友,她一口答道:“铁心桥是为了纪念抗金英雄杨邦义命名的。”小朋友告诉记者,她叫王嘉,是铁心桥小学五年级学生,她说老师这么说的。一位老人更是绘声绘色地讲起了铁心桥的故事。

起名铁心桥是为了纪念抗金英雄、建康府通判杨邦义。杨邦义是南宋吉州吉水人。当年金兵入侵建康(今南京),杨邦义当时只是个通判,系文官,手中没有兵权,但仍拼死抵抗,最终被俘。金兀术知道他在老百姓中威望颇高,只要有他帮忙,建康就是金国的天下了。于

是,亲自出马诱降,杨邦义大骂金兀术,金兀术大怒,指着杨邦义的鼻子问:“好大胆,你究竟安的什么心?”“哈哈!……你不知道我?有一颗铁心!”金兀术把杨邦义五花大绑,一刀下去,当真蹦出一颗铁心!

金兵抬着一颗铁心从雨花台走到花神庙,途中铁心掉进了水沟。两个士兵摸了半天,也没有摸到。后来人们在这里修了座桥,为纪念这位可敬的抗金英雄,人们就称这座石桥为“铁心桥”。

熟悉南京历史的窦昌熹老人说,南京的地名有很多以桥命名的,光城南郊区就有油坊桥、西善桥、板桥等,不过要说最能突出气节的,搜遍南京城,无疑非“铁心桥”三字莫数。

名词解释

铁心桥

老铁心桥是1979年建造的单拱桥。长度大约是110米,拱高13米,宽度9米左右。虽然只有一来一去两股车道,可它不仅是贯通当时的铁心桥乡(现铁心桥街道)8个自然村的桥梁,更是宁丹公路上的“咽喉”。著名的书法家武中奇还亲手题字“铁心桥”。随着车辆的增多,老桥的负荷越来越不能适应了,逐渐成为“危桥”。而且大型的船只从桥下通过时也较为困难。



爆破前的老铁心桥



工作人员做最后的引爆准备



爆破后的景象

曾是秦淮河“第一大桥”

花甲之年的陈恩春,目击了铁心桥建桥的全过程,当时他正担任铁心桥尹西村支书。“这座桥是在平地上建起来的,建桥的同时挖了秦淮河,建桥好之后,才炸掉水坝,整个秦淮河才贯通起来。”陈恩春回忆,这项工程是当年的江苏省省长亲手抓的,上面领导重视,下面百姓也格外支持,“挑河的农民、建桥的工人都受到了贵宾一样的待遇。”陈恩春回忆,当时他家人就合睡在一间房子里,腾出了两间屋子,给8个建桥工人住,大家都把家中预留的最好的稻草,给他们铺床睡觉。他们不仅住得舒适,吃得也不错:“一天三顿白米饭,定期还有红烧肉吃。”

村民们都知道,挖秦淮河、建铁心桥对他

而言,意义非凡。为了浇灌庄稼,村民们往往要从几公里外的小行、西善桥引水。秦淮河挖好后,他们就可以直接引水灌溉了,铁心桥重要性也不言而喻了。

“炸坝放水,贯通秦淮河的那一天,附近的村民一起跑过来,站在铁心桥上看啊。”陈恩春眼里流露出一种自豪感。他说,铁心桥可是秦淮河上最漂亮、壮观的一座桥。它是一座拱桥,在当时可算“十分时髦”。

“刚修秦淮新河和铁心桥时,铁心桥乡人口9000人,现在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10万。”陈恩春说,铁心桥发展了,桥的数量也在增加,在铁心桥的上下游分别修了麻天桥和红庙桥,可是那两座桥在当地人眼中都不如单拱、古色古香的铁心桥漂亮壮观。

留恋之中更多是喜悦

采访中,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爷爷,背着一双手,凝视着铁心桥的“残骸”。一天之中,他站在这里至少10个小时。“退休了,没事就喜欢出来看看。”老爷爷慈祥地笑了。

老爷爷名叫刘维新,今年72岁高龄了,是铁心桥一带十分“稀有”的老住户了。他说,这座桥当年车流量十分小,而且多是农用车、拖拉机,他经常牵着老伴的手,在桥上散步,看河里的月亮。

后来,良田逐渐变成了房子,桥上车流量也变大了,不过不再是农用车,取而代之的是卡

车、公共汽车。车多了并非完全是好事。“载重七八十吨、上百吨的货车都从上面过。”刘维新说,有一段时间,他时常担心桥会坍塌。

“把旧的桥炸了也好,建座通行能力强的桥,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利。”刘维新说,知道它要消失了,突然间还真是很留恋。最近几天,他每天一大早就起来看这座桥,晚上很晚才回家,就连工人几时几分来埋雷管,他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他知道清晨6点实施爆破,凌晨5点就起床了,他想目击这一“历史”时刻。

快报记者 钟晓敏 孙玉春 实习生 周知